

參獎 陳季蘭・胡原境 那個牌子的肉燥米粉



天 梅 野 門



「阿B仔,幫我泡一碗,只要加肉燥,不要加調味包。」

中午,接受癌症治療、暫時回家休息的爸爸,拿著一包肉燥米粉這麼叮囑我。

我心想:只加肉燥?那多難吃!於是偷偷倒了一點調味料。

爸爸嚐了幾口後,問我:「你加了調味包呀?不是告訴你不要加嗎?」

「嗯……」我杵在那裡,不知怎麼答話。

他笑了笑,沒再說什麼,但那碗肉燥米粉也沒再繼續吃下去。

下午,爸爸住進醫院,兩星期後,他離開了人世。

幫爸爸沖泡那碗米粉,成了我和他最後一次的生活互動。

應該是刻意迴避吧,往後我買泡麵時,

不會選購那個牌子的肉燥米粉,儘管那是我最愛的口味。

三十年後,我結婚也生了孩子。

有一回,在完全沒有警覺的情況下,

不知怎地,我買了一包那個牌子的肉燥米粉,一邊忙著手邊的事一邊沖泡, 只當它是一般的止飢點心。

三分鐘後,我掀開碗蓋,心不在焉地舀起米粉湯,喝了一口。

突然,我彷彿回到三十年前那個中午,爸爸還在的時候。

我的眼淚像止不住的雨滴,簌簌滑落……

那是味道的連結。

我感覺到鮮明的爸爸,他的神態,他說話的聲音,

他坐在餐桌,低頭嚐著那碗米粉的樣子,還有他健康時臉上飽滿的紅潤。 以及,我那巨大到無法招架的抱歉——那碗加了調味包的米粉,

害他空著肚子進醫院……

這件事,三十年來我從未跟任何人提起。

它深深深深地壓藏在上了鎖的記憶櫃裡,連鑰匙都被我丟棄了。

那天我就著一碗米粉哭得如喪考妣,

老公以不解的眼神探問時,我也痛苦得說不出一句。

或許,淚水也把痛苦狂洩了吧。

那次經驗,我發現「味道」能牽引出鮮明的記憶,比單獨回想更加身歷其境。 於是每當我想念爸爸,我會刻意買一包那個牌子的肉燥米粉,

-邊吃,—邊熱切地感受他。

起初幾次,我還是會哭得有些難抑。

但現在,我已經能開心嚐著它的味道,微笑地想念他,

活在那段有爸爸的日子,身歷其境。

我知道我已經饒過了自己。

而當年那個愧疚小女孩不敢面對的記憶,

如今卻讓我能夠神遊「時空臉書」,去「敲」我爸爸

透過那個牌子的肉燥米粉。